

踏上重庆的土地，感受山城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心情非常激动。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重庆。作为一名在中国长大、读书的俄罗斯人，之前我对重庆的了解，仅限于知道这里有一所和我的母校南开大学有着深厚渊源的“南开中学”，还有火爆热辣的重庆火锅。这次跟随著名作家、书画家一起走进重庆大渡口采风，有了全新的感受，彻底颠覆了我对重庆的印象。

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有一片被岁月磨砺得愈发醇厚的土地，那便是重庆的大渡口区。大渡口，作为重庆钢铁工业曾经的承载地，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当我们来到了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时，仿佛进入了时光隧道，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是在重庆工业博物馆基础上延伸打造的，保留着重钢的老厂房。走进博览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厂区内巨大的烟囱，烟囱上的红字仍然清晰可见——“质量是第一信誉，是企业的生命，是职工的饭碗。”老厂房、旧机器静静诉说着过往的辉煌，见证着重庆钢铁工业的发展。现如今，随着环保需要工厂搬迁重建后，这里被巧妙地改造成展览馆和创意空间。

漫步在宽阔的厂区，耳边似乎还回荡着机器的轰鸣声。抬头看，还能看到天花板下悬浮的模型，“空中轨道”上的老式火车，那些曾经的生产线、装配台，虽然已经停止了运转，但依旧散发着一股不屈的工业精神。博览园里陈列的展品，记录着中国钢铁工业的辉煌历史，这是一段血与火的时代记忆。即使在紧张的战争时期，人们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为了更好的未来，互相团结互相救助，这是用钢铁用生命铸就的不屈钢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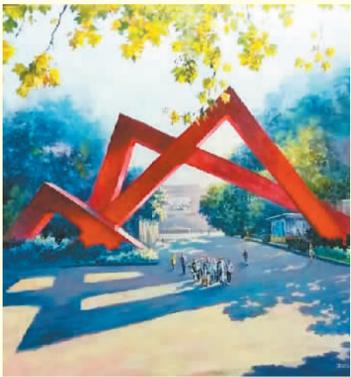
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俄罗斯圣彼得堡，即当年的列宁格勒。我的家就在拉多加湖附近，那是欧洲最大的淡水湖，被称为通往圣彼得堡的生命之路。二战时期，列宁格勒被包围，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全部联系。唯一能与后方相连的就是拉多加湖。在面临敌军袭击、物资紧缺、恶劣天气等多重挑战下，苏军通过抢修一条沿着拉多加湖岸的运输线来保障冬季的物资和人员的运送。然而，这条运输线不仅是一条“生命之路”，还是一条“死亡之路”，因为在每一次的运输和护送过程中，都会有人员伤亡。在这场战役中，列宁格勒城内死伤惨重，众多建筑被摧毁，城市面目全非。战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被毁坏的古迹一一得到修复，圣彼得堡重现了昔日的风采，现在圣彼得堡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发达的国际化城市。

重庆与圣彼得堡一样，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都是英雄城市。在重钢，你可以感受到重

## ◎看中国

# 大渡口印象

巴丽娜（俄罗斯）



庆人民的智慧和勤劳。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新中国第一根钢轨在这里诞生；新中国的品种钢和军工钢生产基地在这里建成；新中国的第一台立式方坯连铸机和弧形板坯连铸机在这里投运。正是这些奇迹，构成了重庆独特的工业文化，也铸就了这座城市不朽的传奇。在重庆大渡口，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历史文化的沉淀，更是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下最艰巨的任务之一，重庆的绿化环境，是我见过最为震撼的景象之一，而这些都是都离不开具有很强社会责任感的企业的。在采风时，我们走进一家以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为核心业务的公司。他们引进国际先进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结合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改进和创新，如今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垃圾焚烧发电技术，并主编了多项国家和行业核心标准，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实现了全套设备的国产优化。参观过程中，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新兴科技与人们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作为一家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企业，重庆三峰集团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绿色、创新、共赢”的发展理念，为推动中国以及全球环保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5天的采风，跨越山川湖海，走过博物馆、企业、学校、田园，触摸到岁月的痕迹，感受到重庆这片土地的魅力。每一步行走，每一眼观望，都是对过往、对当下、对未来的感悟和体会，更是对心灵的洗礼和升华。

题图：“大渡口十二”景之《艺度春天》（油画） 张义刚作



# 立关南望桐木村

钟兆云

## 一

眼前有关，名曰桐木，巍然立于海拔千米处，睥睨着如海的层峦叠嶂。若安在别处，也许稀松寻常，却在闽赣交界处为武夷山把门，让门内众生万象隐于市，静于心，雅于境，就别有一番风味了。

福建境内武夷山北麓接上江西省铅山县南沿，沿着已被新公路替下、蜿蜒贯穿在山脉断裂口的闽赣古道而行，位列武夷八大雄关的桐木关便赫然眼前。如今，承平年深，关卡已撤，八方来客不愁吃闭门羹，而关内自然风光、人文风物，总有一款内容值得奔赴。

雄关漫道于此，自是天地造化。然而作为省际交界的断裂带，地质活动的勘探有其意义，雄奇壮观也不消说，终是名不过太行、恩施、雅鲁藏布江那里的大峡谷。大片原始林区带着现代人在意的负氧离子、探秘心理，也能引人入胜，但比之于亚马逊、西双版纳等地的热带雨林，又似乎稍逊风骚。关内良好的生态，连所共有的“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乃至“开启物种生物基因库钥匙”等美誉，各美其美地争得了不俗的人流量，却到底阳春白雪了些。回溯30多年前，要是这般如数家珍，也难掩桐木关百年来几乎被遗忘的事实，任何一个名头，都难得让它如雷贯耳。

桐木关再度引人瞩目，当缘于“南方有嘉木”，缘于关下广植“嘉木”之村寨。此嘉木，红茶也；此村寨，桐木村也。

桐木关俯瞰着桐木村，桐木村仰望看桐木关。究竟是关以村而得名，还是村因关而得名，已无关紧要。顾名思义者，雪白的桐木花摇曳于此；一荣俱荣者，“中国红茶发源地”独一无二。400多年来，这里一直都是千山小种红茶的主产地，这让经受了千年风雨冲刷和洗礼的桐木关、桐木村，大可扬眉吐气，火热至今。

我对茶并没太多研究，更不讲究，但马齿徒增，焉能不知中国是世界茶乡、福建乃茶乡重镇，以及红茶给英国皇室、欧美贵族带去的意义。多年写作，笔下所涉人物，真实或虚构，络绎出现过茶人。但客观地说，24岁那年，青春勃发的我登上号称“华东屋脊”的武夷山脉最高峰黄岗山时，我不知道桐木关之要、桐木村之大；进桐木关之前，我未曾邂逅这样一个爱茶的村庄、嗜茶的村民，茶像是长到了每幢房每寸地之中，沁入了每个村民的血液和骨子里，任你随便打开一扇门一窗，扑鼻而来的都有茶香，任你随意询问一人，都像遇上茶人，究竟是怎样一种挚爱。客观说，红茶能成为国际上消费量最大之茶，世界能喝上红茶，中国功不可没，特别是福建。上世纪90年代初，以正山小种为代表的中国红茶几经波折而衰退、没落，前景迷茫，9岁采茶、13岁跟着祖父学习精制红茶的江元勋，立志要把祖宗留下来的东西继承下去，用一生去复兴“China红”。他不仅让中国红茶在国际红茶中保留原有姓名，并再度冲上茶界“珠穆朗玛峰”。

## 二

出生于桐木关江氏制茶世家的江元勋，这辈子似乎就是为茶而来，要把祖辈的茶经传承、续写下去。他左手茶农，右手茶友，手牵手、心换心，造福一方。听江元勋讲红茶沉浮的风云，顿觉眼界、心境、境界全开，随着茶香袅袅飘向桐木关，上升到武夷山大王峰、玉女峰、天游峰，万千茶树便都婆娑灵动起来，吐露芬芳。

红茶界扛鼎之作“金骏眉”的诞生，犹如大家名篇之偶获、名器之偶得，是江元勋带着团队骨干的妙手偶成。与其说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不如说是精湛的技法合着日日夜夜的奇思妙想，被灵感引燃而绽放新花，不成此款，则为彼款。时维2005年，新茶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他也因此获得中国茶界最高荣誉“陆羽奖”。

好茶难得，好名易移。遭遇过商标抢注、不良竞争等挫折，江元勋始终豁达。他把自创品牌无偿赠予地方作为回报桑梓的贡献，面对高额收购不为重金易匠心，坚守“做好一杯茶”的初心，最终东山再起。《茶经》云：“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犹如上品茶叶多生于艰难之境，高尚的人也多是出类拔萃于这等环境，诚如“天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者。在桐木村内外，接触正山茶和“正山堂主”一久，自然更能品出四时茶韵和人生况味。其语如茶，味正韵雅；其人如其红茶，有醇厚回甘之味。

茶有味道之别，人有境界之分。人和茶皆可品，让人心旷神怡者，乃其芬芳、德馨以自己的灵魂共舞也。江元勋意气平和如茶气，时有一种慷慨激昂的正气清风拂面。倘若有机会认护一座山，我愿跟他一起守山，再学种茶、采摘和制作，更愿意在翠树与流泉之旁，烹水煮茶，在顾况笔下“轻烟细沫”的茶水、“爽气淡烟”的茶香中静享时光，体验颜真卿有过的“流华净肌骨”“芳气清闲轩”，然后想象昔年朱熹对武夷的山、水、茶何来动人描绘，“仙翁遗石灶，宛在水中央。罢罢方舟去，茶烟袅细香”，天地得以清，心情得以静，何等意境！

茶香在桐木关外轻舞飞扬数百年，别说那些筑垣而驻的戍卒，村里多少能人巧匠一茬接一茬已高行远迈，江家却在关内一驻24代，端给世界的不只是“红茶世家”，还有最好的红茶。功成名就之后，江元勋也没打算离开桐木村。桐木关在他心中重于千山万岭。他甘愿与这片大地山川筋脉相连，用一生来守护护在心湖的挚爱，在每每温热的杯中氤氲的茶气里，回味父祖辈和妻子远去的过往。当年以茶为媒，他和来自关外江西铅山县的妻子相逢相爱在茶山之情景，仍在妻子因车祸故去数年之后，于他的眼泪和思绪中呈现。饮茶以客少为贵，以茶之浓淡中能诉冷暖、化悲欢为重。那天闻听，座中之人同泣，此茶融进世事与情感，更有千万滋味。

“红叶彩霞千般好，怎比阿妹在山涯。”境现眼前，我由桐木村冬日斑斓的红叶、彩霞，不期然说起老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的主题歌，没想到恰是江元勋极为喜爱的一首。他心中最美的那片叶、那朵彩霞飘向了远方，一茶执于手中，仿如守着他们为茶而生、为爱而立的海誓山盟，他愿把山上山下暮鼓晨钟里草

木的抽枝发芽声，当成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和歌吟。妻子离去好几年了，他依然天天给她发短信，夜夜为她摆上一道菜，如往常那样对饮，尽将心绪融化于茶中。

此情让我想及清代《浮生六记》作者沈复描状离开芸娘的日子，“无人陪我夜已深，无人与我把酒分。无人扶我相思泪，无人梦我与前尘。无人陪我顾星辰，无人醒我茶已冷”。世上无数的情和爱各有千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所幸的是，我眼前这个铁骨柔情的男人终于熬过了黯淡岁月，如巅峰的茶树再发新叶，挺立在桐木关，依偎千山万水，也拥抱星辰大海。

桐木关远在天边，朋友因红茶而让人感觉近在眼前。省外朋友每每要我介绍福建茶，我言必称桐木村，并不期然想到韦应物诗句：“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有的诗赋能流芳千古，有的茶亦然，百年芳香，世代共享。

## 三

我喜欢在高山之巅看云，观察它们如三军列阵，偏执地认为山巅才是云奔涌和停泊的地方。桐木关作为武夷山闽赣交界的隘隘，内陆与海洋气候于此风云际会，春风与寒流在这里生生不息欲拒还迎，每天变幻无穷的云朵莫不让人感到天造地设的神奇。而桐木关上的双泉寺，实乃泡茶和观云胜处，茶逸若幽兰，云流如天马。

从桐木关口右折，拾级而上，林木环绕中，双泉寺山门前对联传递的意境令人神往：“访胜探幽登岭上，朝香拜佛进门来。”此寺建于宋代，毁于战乱，现代重修后，已成桐木关闽赣两省民众时常登临的宝地。此地有两眼不竭之泉，滋润这方离天空最近的茶园。据传，北宋年间，杨家将中杨六郎巡视武夷时，夜宿桐木关，观星珠缀夜空，忽见关顶有两道光金直射北斗，心中暗自称奇。翌日寻之山顶，始知两眼清泉涌动，有一莲在水中盛放。再寻问当地高人，言此两泉乃观音座下净瓶，观音时坐山巅，观万水千山间往来旅人，相护一路平安。久而演化，观音也羡慕关内内有茶香，赐清泉伴梵音，与聚散两依依的云雾共煮一壶好茶，享田园岁月静好。茶生在桐木关是幸福的，桐木关有茶作伴是不寂寞的。登上双泉寺，已在云雾弥漫的诗情画意里，你感觉自己就是一枚在漂亮山泉中快乐盛开的茶。

身在桐木村，江元勋就成了一枚茶，他也只想成为一枚茶。茶有远方，当年万里茶道，便经桐木关奔赴欧洲。他这些年出关、出村，多半现身全国各地茶区，助力绿色未来，带动产业扶贫模式。桐木关关不住他的心门，他正以筹备发起世界红茶节为新课题，以期带给中国红茶、世界红茶更好的诗和远方。

下双泉寺，离桐木关，半个月亮缓缓升起。我回到武夷山市区，将十几块“金骏眉”茶饼分送此次从全国各地来武夷山采风的作家朋友，再道此人此茶此风，众皆有赞。茶到浓兴可当酒，此后，红茶若成他们喜欢的饮品，那桐木关或许也会是他们的下一个驿站。会当凌绝顶，一览桐木村，这辈子能亲眺桐木村，细品桐木红茶，总归是好事儿。

题图：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村附近云雾缭绕（无人机照片）。邱汝泉摄（新华社发）

昨夜，您又悄然出现在我的梦境。依旧是在堆满书籍的窄小房间，依然是您侧身低首在重峦叠嶂的图书夹缝中的身影。我努力地向您接近，却始终看不清您的面容。

“爸——”一个字我叫醒了自己，梦醒之后又是一夜无眠。

爸，您已经离开我们27年了，为什么每次梦见您都看不清您的表情？您是想通过书籍向女儿传达什么？抑或是怪我笔耕几十年却鲜少提及到您？不论什么原因，女儿此刻最想告诉您的是：因为敬重，我不敢轻易提笔写下您的故事；因为思念，我不忍回顾您70年的生命历程。此刻，在这万籁俱寂的深夜，我多么想知道哪颗星是您的灵魂归处？在那里您是否依然挥笔如旧？

爸，与百岁老人相比，您的一生显得短暂，成为女儿心中永远的痛。但是，您浓墨重彩的一生，又是我一生享用不尽的财富。

您5岁学画画，6岁念私塾，16岁去美术专科学校就读，毕业时因参加反对国民党腐败的学生游行，而使画笔成灰。返乡后您父亲对您严加指责，使您感觉在家中身陷囹圄。为了追求自由，您听说大别山有一所食宿学费全免的大学，便偷偷地离家出走，投奔到大别山区！您没有想到的是，当您拿起笔杆子的同时还穿上了黄军装，跟着刘邓大军扛起了枪杆子。从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您以笔为戈投身战斗。战争结束后，您被保送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文艺理论，毕业后到黑龙江省文化局工作多年，此后去了黑龙江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后来又参与安徽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创建……尽管写作贯穿了您的整个人生，您却没有为自己的人生故事留下一篇文章。许多次我从梦中醒来，重温梦境中的您，琢磨您的神情是喜是忧，如烟的往事便从记忆的深处鲜活起来。我确认，那是一条看不见的生命线，引导着我活成今天自己喜欢的状态。不论您是否情愿女儿继承父志，我依然要说：是您引导我走上了文学的不归路，并且至今无憾。

您还记得吗？那时我们家的房间很小，从我记事

## ◎零时差

# 父爱在天

李岷（美国）



起家中便人来人往。起初是您的同行朋友走家串户，围坐在一起品酒谈天，即使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碟花生米、一桶散装啤酒，就足以让你们对一些文化现象或某部文学作品中的性格和矛盾冲突畅聊几个小时。后来许多作者带着他们的书稿登门拜访，我在他们听取您的读后感时，懂得了什么是“起承转合”，什么是“故事高潮”。

也许是耳濡目染，我在小学二年级时已开始偷读您的藏书，三年级时已经读完了曾祖父留下的三本深绿色绢质封面的《红楼梦》，从繁体字“這個”开始猜起，全书猜下来，故事没读懂，却也自学了很多繁体字。您生前常对老朋友说我的知识都源于自学，我也承认这一点。但如今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这样说对您很不公平——

那年，全国恢复高考，我当时下乡在北大荒。原本小学和初中就没学好数理化，加上来不及复习和没人辅导，第一年名落孙山。第二年，您听说省艺术学校编剧科招生，不强调数理化，但需要专业知识，如写作、文艺理论和其他文学类科目，让我回省城备考。一周的时间要复习那么多科目，有些专业性的科目要从概念学起。

为了节省时间，您用问答题的形式整理出文艺理论和戏剧理论的百余题让我死记硬背。那时我没意识到百余题凝聚的父爱，而是怪您不近人情，让我去完成一件不太可能实现的目标。为了训练我在临场考试时有能力根据试卷重新组合答案，您与我一起起早贪黑一问一答。特别是考试的那两天，您拎着饭盒和水在考场大门外等我，间休时您让我用餐，自己却在一旁争分夺秒地为我下一场考试，讲解着一些可能遇到的理论问题。

毕业前夕，黑龙江省木偶剧院请我写一部大型木偶剧，这关系到我毕业后的工作分配。您为此买来速溶咖啡，用大铁瓷杯日夜为我冲泡，希望能持续写作。后来我到省电视台工作，您为了尊重我的选择，并没有要求我与您南迁。再后来您把我从美国寄给您的硕士毕业照放在家中最醒目的地方，然后对客人们说我是自学成才。

父亲，您知道吗？我常常在想，我在异国他乡依然坚持用母语写作，不仅是得益于您生前的家庭熏陶和教导，也许还受益于您在天之灵的佑护。您还记得全家南迁时您专门为我手写了一幅“书山有路，学海无涯”的字画吗？您的爱犹如书山文海般地深沉，在无数个斗转星移的日子里，激励着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 相关链接

李岷，美国中文作家协会主席。李岷父亲李安恒出生于1929年，安徽省舒城县人，1948年参加革命，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有《艺术十年》《编剧杂谈》《写戏漫谈》等书，还著有文艺研究论文、小说、戏剧、散文作品多篇。